家園*土地特刊

>>> 前言

文：葉蔭聰

北京雖然對「五區公投」以至香港人的政治期望進行冷卻處理，但香港民主運動之火能否延續，已不是溝通共識的問題，而是香港人在艱難時刻撐下去的意志，靠的可能只是一份情，一份對家園與土地的情。缺乏這點情，有能力者可以移民，無能者亦會乖乖選擇當個順民。

現代的城市生活，不能脫離公民權或公民身份，否則，「citizenship」不會跟城市同一個字根（citi–），以至幾乎任何現代政府也會興建的廣場， 原意也是公民聚會與參與。人民要真正安穩的家園，落葉歸根，不能沒有公民權，否則，只會被掠奪成性的政府，以及貪婪的資本所侵蝕。

過去幾年，「家園. 土地」也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主題，由幾年前保衛利東街、天星皇后碼頭運動開始，到去年底至今年初的反高鐵保菜園村運動，動員起來的人更 多，「不遷不拆」響徹全城。黃俊邦的<我的家園在哪裡? >提醒我們，新界村落沒有經過菜園一役而靜下來，反而是火頭處處，城中舊區亦受到日益嚴重的強拍重 建威脅。跟中國大陸一樣，錢幣的另一面當然也是政府及地產商托得比天高的房價。當大家為了自己家園發愁，恒基地產的李家誠跟我們開了一個黑色玩笑，他以十八億為家族買地建別墅。

今年上海世博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但是，怎樣的城市生活會是美好呢? 還有，農村又如何?

從平民百姓角度看，美好的生活當然要有個安穩的家。可是，這般平凡的要求，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已變得愈來愈奢侈。執筆之時，為你我手上i–Phone進行裝配的富士康公司，今年以來已有十名工人跳樓自殺了，這消息震驚全球，中國有九位學者聯署要求杜絕悲劇，當中有一段對「農民工」很形象的描述：「他們無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過着無根無助、家庭分離、父母無人照顧、孩子缺乏關愛的沒有尊嚴的生活。」

這段描述，又何止是農民工寫照? 如果你有留意中國大陸的流行文化，你會知道早前內地的一部名為《蝸居》的電視劇掀起熱潮，劇中的城市居民為了住房，也同樣無根無助、家庭分離，「房奴」固然身同感受，被稱為「蟻族」的低薪大學畢業生，他們買不起房子，亦看到自己的現在與未來。

他們如果看得更大更遠，看到的其實是一幅暴力拆遷的中國地圖。陸克武（筆名）是一位國內研究者，他指出，中國房地產狂飈的同時，是瘋狂的拆遷、徵地。一邊是買不起房子的居民，一邊是家園被毀的居民，背後是房地產集團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深度合作，把居民的血汗錢化成自己的資本累積，打造「國富民窮」的中國。獨立媒體網特約記者報導了廣州金沙洲居民，可以說是一個具體例子，他們飽受城中拆遷之苦後，被排擠到城市的邊緣社區，再受到廣深港高鐵工程影響，自家樓房地陷，好一個現代化的象徵，現代中國，就如一幢建好不久的危房。

我們為大家製作的中國徵地拆遷圖，讓大家想像一下，中國大地，不管城市還是農村，近年是如何塵土飛揚、血淚斑斑。

愈來愈多人知道，家園，不是金錢搭建的，否則，近年GDP猛增的澳門也不會發出呼喊。<失落的土地，遠去的家園>的作者三巴仔作為一位澳門人，他筆下的澳門，絕不是一般遊客能感受到的刺眼的澳門。作者揭露出澳門賭場大增、房價大升背後的腐敗政治，腐敗將會從何厚鏵延續至「笨忍」崔世安。

在破敗的家園廢墟中，陸克武召喚維權運動，三巴仔期待行動者（民主派、工人、進步青年）歸來，香港人展望著新民主運動，都可以視為新家園運動。在廢墟中拾起一塊又一塊的殘磚破瓦，投向我們的未來。

我的家園在哪裡？

文：黃俊邦（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

說起家園，大家第一時間想起的，是不是想起菜園村村民「不遷不拆」、「誓保家園」的旗幟在立法會門外飄揚的畫面呢? 要捍衛的家園當然不止是菜園村，我和你也有一個家園。我們的家園其實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脅。除了政府之外，她可以是市建局，可以是地產商，可以是你的業主。當然，對大部份人而言，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園實在是可望而不可即。

>>> 菜園村搬村「搞掂」?

自今年一月立法會強行通過興建高鐵後，菜園村的消息就好像是從媒體中消失了，這當然不是表示菜園村問題已「搞掂」，只是她已經不再是主流傳媒的「興趣」所在了。期間菜園村關注組與政府商討搬村，已進入選購土地和申請農業復耕的階段，一旦成事將成為日後政府發展／拆遷新界土地的示範。

寮屋，可說是香港最自主的建築方式，卻是政府容不下的一根芒刺。在政府的藍圖中，未來的新界將會大舉發展，包括新界東北新市鎮、北環線、邊境新市鎮等，而發展商近年大舉購入及囤積價格低廉的農地，不停向城規會申請改變土地用途來將土地「升值」，同時迫遷農地上的居民。原居民村落受特權保護，政府必須搬村賠償，但對於如菜園村這些非原居民村，許多居民的房屋被界定為寮屋，政府就不願意承擔責任，以令寮屋數目愈來愈少。寮屋自八十年代初凍結登記後，政府仍將這些居所定義為臨時居所，在拆遷時以極低的代價趕走寮屋居民。但實際上寮屋居民往往在同一地方落地生根數十年，政府的政策則仍然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思維。

>>> 新界收地　地產商代勞

如果政府想收地，又不想付賬，又不想引起政治上的爭議，那麼有什麼辦法?

答案簡單不過：地產商。就在新界的粉嶺北，政府計劃興建新市鎮，規劃早於十年前已公佈，在這段真空期內，地產商搶先進駐規劃範圍內的馬屎埔村，購入大量土地，又大幅加租趕走村民，近七成的村民已經遷出。當地產商成功收得某間房屋後，便派人打爛房子，營造出村子破落的氣氛。有毒的建築材料石棉被打得散落一地，直至近日傳媒揭發，地產商才匆忙處理。當政府落實規劃，改變原來的農地用途時，發展商便可以直接在這片以農地價收購的土地上，興建一棟又一棟的豪宅了。

地產商除了與政府合作外，當然也會自行尋找商機。最近位處元朗的牛潭美村，被發展商申請更改規劃，擬建大量豪宅。好處? 這裡就在落成後的北環線牛潭美站附近。

>>> 順寧道母親的呼喚

參與拆遷、收樓等土地遊戲的還有市區重建局。這幾年被市建局清拆的舊區不在少數，最著名的要數灣仔的利東街，一條生機勃勃的喜帖街，為了改建成大型樓盤，硬生生的把全街的樓宇都「去活化掉」。這些事件一直發生，到去年六月，市建局的計劃延伸至長沙灣，凍結了順寧道項目的人口。

地產公司為增加賠償，用盡各種方法趕走項目內的租戶，包括拒絕收租然後指責租客沒有交租，截水截電等。市建局一直拒絕承認責任。今年四月，順寧道其中一個租客楊源柳媽媽，決定連續「訓街」七日抗議，在她的立場書中，清楚地揭示市建局的問題，楊媽媽說：「本區至少十三個被迫遷的租戶，也只好流落在其他舊區板間房，卻隨時會在未來20年內180多個重建區內又被迫遷，就因我們窮，就要過顛沛流離的生活嗎? 」

>>> 強拍你屋企

在現實裡如何使用「大富翁」的「拍賣卡」?

借馬頭圍道塌樓事件而加快修訂的強制拍賣法例，將申請強制拍賣必須收集到的業權由九成降至八成，大量舊區居民在強拍條例下，本來打算作為終老的居所被拍賣掉，換來一筆無法買回同等質素居所的金錢。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的說法，是為保障舊區居民的安全，加快舊區更新。可是，只要看一下被申請強制拍賣的樓宇，便知道多是樓齡相對較低，位處銅鑼灣、半山等「靚地」，相反一些真正破舊的樓宇集中區如深水埗、土瓜灣，強拍的個案少之又少。更為諷刺的是，事後報告指，馬頭圍道塌樓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地舖的工人在裝修期間，錯誤地損壞主力牆，與樓宇殘舊關係不大。

純粹是想搶你的「靚地」吧了。

>>> 復建居屋的虛妄

在不民主的政制下，政府與地產商的利益重重結合，半官方機構坐擁政府權力，卻不受公眾監察，地產商擁萬億財產，卻受「自由市場」的光環護蔭。房奴、蝸居、無殼蝸牛，中港澳比比皆是，可是早前香港對樓價的討論只限於投資角度，特首曾蔭權早前說香港人買樓心態奇特，更反映他只見樹不見林，家園何價? 近來本港樓價再創新高，政黨要求復建居屋，重售居屋，解決市民置業需要，明顯是頭痛醫頭的止痛藥，若把家園矮化成投資，根本無從改變本港的金權遊戲及土地政策的邏輯。

最近，恆基地產副主席李家誠，以十八億二千萬，投得山頂白加道的地皮，呎價達六萬八千五百元。李家誠計劃改建成別墅，供家族成員居住。大眾傳媒還要爭相追訪，本港最大的電視台還要找來風水師評論一番，百萬電視觀眾，就像曾蔭權所說「看電視參與」，一同建造李家大宅。對比起香港基層市民的現實生活，實在是何其諷刺。

失落的土地 遠去的家園

文：三巴仔

數個月前，澳門在靜悄悄中渡過了她的特區十周年。儘管本地官方儘力營造十年盛世的景象，中央、各地方以及本地親建制媒體也應景地捧場，但民間始終沒有很熱烈的氣氛，尤其當媒體播出澳門人十年前熱情迎回歸的畫面，反諷地讓人覺得彷如隔世。

澳門城市景觀日日新，國際級酒店渡假村一家接一家，賭博業收入由2006年起超越拉斯維加斯成為全球第一大賭城，本地生產總值直線上升，人均生產總值更是超港追日，名列亞洲地區的前茅，外人總以為澳門特區政府十年多的施政成果是正面的。加上澳門歷史城區在2005年獲得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連續幾年現金分享計劃等措施，更令鄰近地區部分人羡慕。

但是十年以來，澳門本地人的心情及實際生活，卻體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最讓人感到最切膚之痛的，可歸結為「失落的土地，遠去的家園」。回歸以來批出300多塊土地中，只有3塊是公開競投，其他大多以低賤的協議溢價金批給商界。發展博彩業的批地以外， 更多的是商住用地，甚至有商人以公益、產業用地名義賤價取得，再更改為發展豪宅。失落的土地導致的，不只是小市民再也買不起房子，建設未來美好家園的願望落空，更是生活品質的大幅下降；政府以土地匱乏為名緩建公共設施、公共房屋，城市景觀、環境的急速惡化，物價飛漲等，使澳門人熟悉的社區家園、悠閒生活快速消失。

今年五月份剛剛公佈的官方委託的「2009綜合生活素質大型入戶調查」結果顯示，在十六項澳門市民對社會現況、政府施政與管治的評價項目中，沒有一項能獲得半數或以上受訪者的正面評價，最令人不滿的是社會廉潔和舊區重整方面；司法機構工作效率、就業情況、政府工作效率、社會平等及民主發展均有逾三成受訪者不滿。與2005年同類調查比較，沒有一個項目得分顯著上升，反而有十三個項目顯著下跌。

1999年4月，何厚鏵在參選記者會上說：「澳門是我的生活、家庭和事業的根基。澳門的一切，伴著我成長。澳門人的思想，薰陶我的性格；澳門人的憂樂，與我息息相關。……我的參選，是澳門人給我的一個機會，容許我把自己對澳門的深厚感情進一步昇華，變成無私的奉獻。」在莊嚴的承諾後面，其實是何所代表的家族及商界菁英集團，接收了澳葡政府留下的權力，同時，殖民者留下的權力架構以及法律制度，使集團內核心成員輕易得到從前無法想像、外界不可估量的財富機會。一方面，政府引入跨國賭業資本將餅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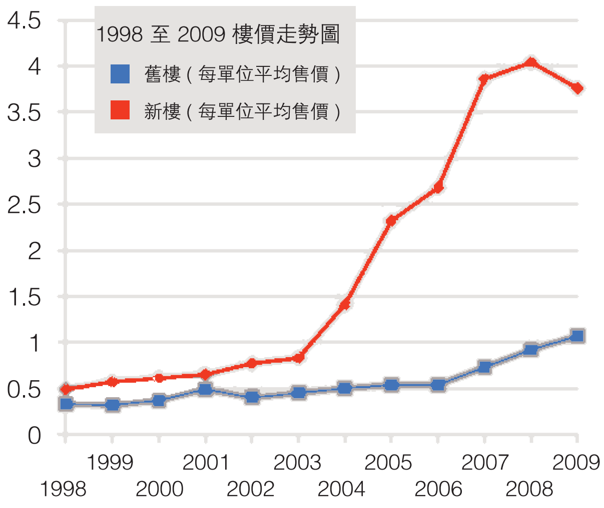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本土既得利益集團沒有受到監管，因而「合法」地瓜分利益。

是否可能有任何制衡力量呢? 行政會全體成員、立法會中超過八成議員以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超過五分之四委員，都直接或間接與商界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現實證明，中國政權的本質是人治，駐澳的或在京的涉澳政府機構，以及資本代理人組成的菁英網絡，糾結成一張複雜的管治網絡。這些代理人，有些享受著事無大小被人奉若神明的象徵性權力，有些直接參與到本地利益分配的網絡中來。

本地傳統左派社團的角色和任務，不再有回歸前的在野「制衡」殖民政府的動力，而是跟政府構成「執政伙伴」的關係。大量公共服務被私有化，傳統社團大量接收原應由政府提供的社會服務，例如工聯對工人的服務、失業工人的救濟，街坊會的社區服務功能，婦聯對婦孺的社會服務，學聯的升學就業服務等等。反過來，傳統社團每年從政府處獲得龐大財政資助，種種意識形態教化、選舉工程，亦隨著社會服務的提供一起「送」給它的服務對象，成為選舉動員的一部份。從社會面而言，不管是政治人物所壟斷的社團，或是由政府資助鼓勵的社團，都是政治統治邏輯的延伸，甚至是政治選舉的附庸，缺乏公民社會應有的自主性格。

2010年3月，第二位行政長官崔世安在他的《施政方針》中承諾：「我們決心打造一個廉潔的、具充分透明度的陽光政府。我們必定以人為本，愛民為民，為市民的福祉赤誠奉獻。」澳門人是否還要相信這動人的誓言? 從主流的民意調查、到網上的憤怒言論，再到民間湧現的一波波社會行動，答案是否定的。

出路何在? 借用法國社會學家亞倫. 杜漢(Alain Tourain)在他《行動者的歸來》一書中的觀點：將社會參與視為每個人的生活計畫(life project)，十年來，澳門社會一方面有民主派在議會內少數但強有力的異議聲音；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可能孤立可能相關的自然保育行動、文化保育行動、社區行動，社工、教師、醫生等示威遊行，以至十年來幾乎不間斷、激烈的工人示威行動；今年五一勞動節，青年人更自發組織回歸以來首次的遊行，有四五百人參加。這一切都顯示了澳門自主公民力量壯大的潛力。



1. 廣東

最為人熟悉的是2005年番禺太石村事件，村民懷疑村委會主任非法倒賣土地及侵吞徵地補償，集體發起罷免，但遭黨政機關阻撓打壓，有村民、維權人士被毆被捕。隨著珠三角急速的城市化，在中山、佛山、新會等地仍有不少反對農村徵地抗爭。

2. 海南

最近發生的是今年3月8日萬寧市政府為了旅遊房地產，強制拆遷，造成流血事件。在海口及三亞分別在2007年及2009年發生暴力徵地事件。

3. 廣西

多處地方自90年代以來已發生多宗因農地徵收而產生的暴力事件。2010年1月廣西荔浦更發生警察槍擊維權村民，數人嚴重受傷。

4. 福建

多處農村因徵地發生暴力事件，而泉州、福州、福安市亦發生暴力拆遷事件，尤以泉州强制拆遷自焚事件最為嚴重。2008年4月3日，泉州市居民何全通，因不服自家房屋即將被强制拆遷的决定，潑汽油點火自焚，搶救無效死亡。

5. 湖南

規模最大的拆遷源自武廣高鐵。長沙市政府改造市內700萬平方米棚戶區，涉及6萬個家庭，影響人數達20萬。此外，多處農地徵收亦發生暴力事件。2007年，永州市一高科技工業園區強行徵地，有企業以補償不公為由拒絕離去，被指為「重慶釘子戶」翻版。

6. 湖北

高鐵武漢站開通後，華僑城集團打算在鄰近車站的東湖風景區開展房地產項目，引起極大爭議。除此以外，湖北多處亦發生暴力拆遷事件，2009年，湖北宜昌市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發生因徵收農地自焚事件。

7. 上海

世博場館建設，共有1.8萬拆遷戶，多數人選擇妥協，但仍有千多人選擇捍衛權利，多次上訪，甚至到海外申訴。世博開幕期間，更有數十名維權人士被軟禁在家中。

8. 江蘇

最近事件包括蘇州「馬雪明事件」，馬雪明長期遭受拆遷迫害，2010年3月22日，馬與拆遷人員衝突，兩人死亡，被控謀殺。同年較早時，無錫市發生一起暴力拆遷事件，被拆遷戶戶主因遭受毒打，搶救無效而死亡。2009年11月至今，啟東市兩百多位拆遷戶在互聯網上投訴市委書記孫建華，多年來在房產開發中官商勾結，暴力強拆民房，事後拆遷戶遭到恐嚇或拘禁，至今投訴無門。

9. 山東

烟台市萊山區孫家灘居民孫世二一家，自2008年以來多次遭人襲擊迫遷，年僅29歲孫健軍被襲死亡。 2009年10月26日，張霞於膠州市新城區抗議暴力拆遷自焚。此外濰坊市及東營市等出現黑社會介入拆遷，無棣縣及淄博市郊等地發生強徵農地衝突。

10. 河南

繼2006年鄭洲市惠濟區花了3億元建成一座美國白宮式的政府大樓後，該區政府於2009年又被發現在大樓前閑置了600畝土地，被懷疑違法徵地740畝。除了開封、洛陽等地發生暴力拆遷外，今年４月，許昌縣五女店鎮周店村農民周紅彥試圖阻止擴建道路，結果被施工車碾軋，村民指控村支書周松彥指使人倒車軋人。

11.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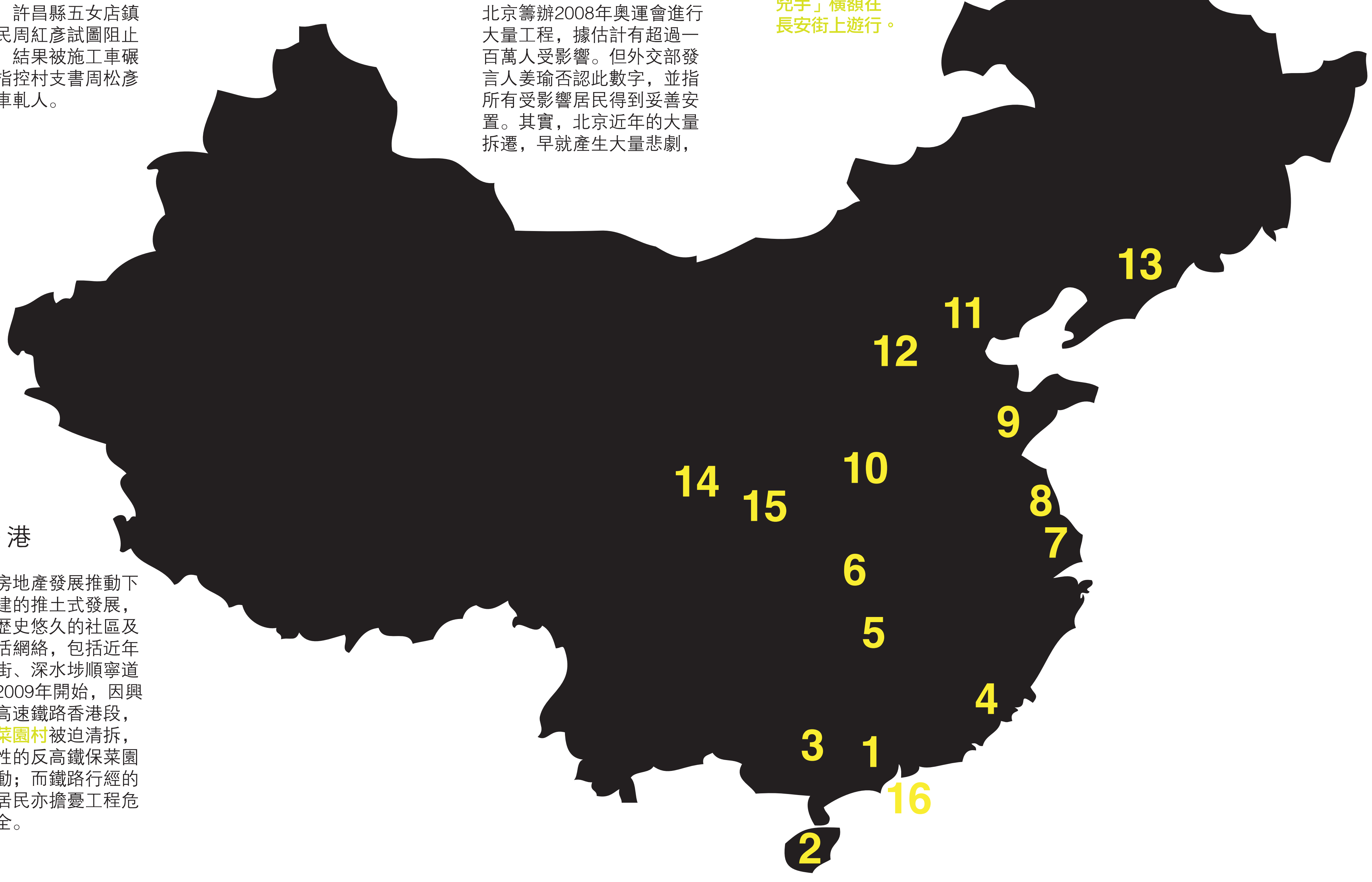
北京籌辦2008年奧運會進行大量工程，據估計有超過一百萬人受影響。但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否認此數字，並指所有受影響居民得到妥善安置。其實，北京近年的大量拆遷，早就產生大量悲劇，包括2006年經租房主臧瑞群，因怕政府强遷，在家中上吊自殺。今年二月，正陽藝術區遭人持刀棒暴力拆遷，有日本藝術家被打傷。藝術家艾未未等十多人當天中午手持「嚴懲兇手」橫額在長安街上遊行。

12. 河北

最為人所知為2005年「定州徵地血案」，二三百名手持武器的男子，向居住在荒地窩棚的村民襲擊，6人死亡，48人受傷。保定、石家莊、新樂、平泉等地，都有黑幫暴力拆遷事件。

13. 遼寧

除了多個城市發生拆遷事件，以及居民反抗殺死拆遷人員之外，農村亦屢次發生徵地衝突。今年4月，大連市轄下的莊河市海洋村村民為反映徵地補償款不分配及村幹部腐敗等問題，於人民政府門外集體下跪，求見市長，但市民始終未現身，事件披露後輿論嘩然。



14. 四川

四川是徵地、拆遷問題最嚴重的內陸省份之一，早於2004年，漢源便發生建國以來最大的民眾集體衝擊政府事件，數萬農民因不滿政府強制拆遷和官員黑箱作業，到大渡河瀑布溝電站靜坐，阻止大壩截流，與武警衝突，大量農民死傷。而近年最為人所知的是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金華村業主唐福珍，用自焚的方式阻撓有關當局暴力拆遷其家園，傷重死亡。今年4月，峨眉山市峨山鎮保寧村，4名村民因徵地補償，於峨眉山景區入口山門「天下名山」牌坊對面工地自焚。

15. 重慶

令城市拆遷成為全國甚至世界關注事件，當推2007年2月於重慶發生的「史上最牛釘子戶」，楊家坪拆遷，戶主楊武與吳蘋拒絕搬離，當時四周房子已拆卸並被挖成泥坑，圖片在各大網絡論壇轉發，轟動海內外。

16. 香港

在蓬勃的房地產發展推動下，市區重建的推土式發展，一直破壞歷史悠久的社區及居民的生活網絡，包括近年灣仔利東街、深水埗順寧道等等。由2009年開始，因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元朗石崗菜園村被迫清拆，引發全港性的反高鐵保菜園的社會運動；而鐵路行經的大角咀，居民亦擔憂工程危害樓宇安全。

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tinyurl.com/homelessmap

暴力拆遷的中國

文：陸克武
（從事NGO研究工作者）

>>> 觸目驚心

在中國大陸，常常重複著這樣的場景：你安睡在自己家中，但是有一天，忽然有人把你從被窩裡拉出來，拖到外面的空地上，正當你以為被匪徒搶劫綁架而渾身顫抖時，轟鳴的巨型挖掘機已經用它的利爪，將你的房屋“鉤掉”，瞬間你的不動產變成了一堆瓦礫。而你是這房屋的合法主人，擁有這套房屋的產權證書，在這裡居住了幾十年，甚至幾代人居住了上百年。

還有更觸目驚心的場景。有人在你家附近放毒蛇，剪斷你家的電線、挖斷通往你家的道路、截斷水管、毀掉樓梯、堵死鎖眼，甚至向你家的窗戶扔石頭。當你向法院起訴有人破壞公私財物的時候，法院卻告知你：拆遷糾紛不予立案。一個在民主憲政國家成長起來的人，絕對無法想像，為何不能安居，拆遷為什麼可以用暴力，不經房主允許，為什麼有人敢拆除你的房子？但這一切都是真實地不斷地發生在今天的中國。

但這些場景遠不是最悲慘的故事。2009年11月25日，四川成都又發生了一起更為慘烈的暴力拆遷自焚致死案。女企業家唐福珍為了阻止野蠻的拆遷大軍，希望用自焚的手段阻止，企圖喚醒他們的良知。但一切絲毫沒有使他們停止，唐福珍亦終於因為無人施救被焚燒而亡。消息披露後，舉國震動，紛紛譴責成都地方當局草菅人命，侵犯人權，毀壞財產的殘暴行為，但其家園還是強行拆除了。更駭人聽聞的是，唐的家人被強行拘留，並被當局定性為暴力抗法。負責拆遷的城管，則在被短暫拘留釋放後，政府居然認為唐福珍愚昧，咎由自取。

所有這些，絕對擊穿你的想像力。

>>> 井噴式的房地產

1998年住宅地產提供按揭，福利分房終止，從而使房地產獲得井噴式行情，從那以來，暴力拆遷從沿海的發達城市到內陸的不發達城市不斷蔓延，方式也越來越殘酷。拆遷不僅威脅著戶主本人的生命、人身安全，也牽連到他們的近親屬，甚至最嚴重的竟株連到6歲兒童身上，被拆遷者生活在恐懼和不安中。

為了加快房地產開發，充實地方財政，地方政府不惜動用公安和防暴警察，而且，政府強制拆遷和黑社會暴力拆遷也日益結合起來。為什麼會發生如此慘烈的暴力拆遷？這是人們常常困惑的問題。表面上看是由於沒有拆遷手續，超範圍拆遷，評估價格補償低至近乎搶劫，補償款不落實，評估程序中不承認公民對土地的財產權，只補償房產證的面積，不補償自建面積等原因。實際上，在這背後有更深層的原因。

首先，國家沒有確立憲政原則，《憲法》形同虛文。國家有「憲法」而無憲政，有法律而不依法治國。同時，也沒有違憲審查機制，以至於像《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這樣明顯違憲的惡法，只經過修訂便堂而皇之地繼續存在下去。

其次，政府的執政理念和現代民主憲政原則背道而馳。現行《憲法》對國有財產給予充分的保護，對公民的私有財產，《憲法》卻沒有堅決地保護，既沒有規定「充分、及時、公平的補償」，也沒有對「公共利益」做詳細的界定。

第三，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導致土地的快速升值，在房地產開發狂潮中產生並形成的利益集團無人能撼動，他們已經成為巨大的利益集團。無論出台多少具體法律，都難以制約他們的行為。相反，維護他們的利益，成為地方政府的最高利益準則。

第四，公權力廣泛介入到公民的私權領域中。拆遷問題在法律上是地位平等的民事糾紛，但是，政府完全站在房地產利益集團一邊，被拆遷者完全淪為沒有任何發言權的弱者。私法也淪落為擺設，儘管法律對公民的私權有相對清晰的界定，但代表著房地產利益集團的公權力的行使者，卻肆意侵犯公民的私權。

第五，政府瘋狂崇拜GDP，房地產亦成為財稅日益重要的一環，因此，官員為了政績不惜代價支持拆遷。在暴力拆遷中暗含一個潛藏的邏輯：既然這塊土地已經規劃為建設某某項目，就是合法，你不同意也得同意；拒絕拆遷或者不同意拆遷補償就是跟國家對抗，國家是第一位，人權、私權是微不足道的，在國家的「發展硬道理」面前，統統都得讓路。

第六，中國的低人權經濟發展路徑不僅成為一種制度安排，而且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文化。整個社會缺乏尊重人權，尊重私人財產權的氣氛。

>>> 落實憲法與公民權

面對如此亂局，究竟該如何保護公民的財產權？

當務之急是確立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尊重憲法、落實憲法、憲法優先。確立尊重公民人權重於經濟發展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建成和諧共生的現代社會。只有在「公共利益」及公平、及時、充分補償的前提下，才可以徵收公民財產。

立即廢除《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拆遷補償中優先補償土地使用權，建立保護貧窮的被拆遷人制度，要考慮受影響市民的無形損失。拆遷許可、拆遷補償安置、拆遷評估、拆遷資金安排、過渡房和過渡資金安排、具體的拆遷流程由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之間協商，不能達成協議的由法律決定，行政權力完全撤出拆遷事務。

在拆遷司法中，遵循憲政至上、人權優先、保護公民財產權的原則。

落實憲法，還公民信仰自由，通過美善的信仰的力量，使全社會都尊重他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權，尊重別人對生活方式的選擇。

斯如是，則國家幸甚，國人幸甚！

有關中國城鎮暴力拆遷問題，詳細可參考維權網：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10/20091002094220_17531.html

廣州地陷
大角咀會否?

內地媒體在今年年初，大肆報導廣州金沙州的地陷問題。金沙洲是一些老廣州可能也不知道的地方，她位處城西北的白雲區。自從廣州地價愈升愈高以來，金沙洲的人口就不斷上升。零六年開始，金沙洲開始爆發數十宗地陷事件，樓宇傾斜、變型，近千人受影響。去年底，鐵道部的地質專家指金沙州的地陷問題是源於其地質的複雜性，但在今年年初，在香港的立法會通過六百六十九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撥款的同時，廣州市地質調查院發表調查報告，承認金沙洲的地陷除了是因為金沙洲的岩溶地質結構外，更是因為「大型工程」抽取地下水引發地質沉降。國土房管局唯有要求地陷最嚴重的源林花園兩座居民遷出。這個語焉不詳的「大型工程」指的當然就是「武廣高鐵」，這條高鐵就是從金沙洲地底穿過。

大角咀的居民都將會被高鐵從地底穿過，政府已向各業主發出收回地層通知書。雖然大角咀的地質不如金沙洲般鬆軟，但這些問題，政府有認真研究及考慮嗎? 獨立媒體網的特約記者，組團前往廣州金沙洲直擊地陷情況。

>>> 金沙洲:廣州的天水圍

我們一行四位特約記者，相約了廣州的朋友前往金沙洲。金沙洲暫時仍未有地鐵直達，出入廣州市區只靠一條金沙洲大橋，在上班繁忙時間出入動輒需要一個半至三個小時，廣州的朋友戲稱這裡是「廣州的天水圍」。

廣州樓價近年如大多數國內城市一般不斷上升。不少居民因而遷到租金廉宜的金沙洲。金沙洲除商品房之外，也有更多的廉租房及經適房（經濟適用房），類似香港的公屋及居屋。這裡不少居民均是因為城中大舉拆遷被搬移至此。被拆遷的土地大多位處市中心，最大的用途自然是賣地予地產商興建豪宅。最近廣州著名的城中村楊箕村，被政府以「亞運」、有礙市容為由，計劃於七月完全剷平。地方政府熱衷於炒賣土地是政策使然，因為地方政府的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就正正是賣地。政府要拆遷，居民別無選擇，因為假如他們拒絕安置的安排的話，他們兩年之內就不會再得到分配廉租屋的機會。因此，一個缺乏工作機會，交通配套不足，社區聯繫欠缺的「廣州天水圍」就此形成。

走得累了，在路邊石壆坐下，和旁邊的婆婆聊天，她原居於市中心上下九地區，因拆遷只好搬到此居住，她甚為懷念過去的生活，「落街就到蓮香樓，可以一盅兩件，而家想搵嘢食下都難......」，沒辦法，她說這就是「人民政府」。

>>> 家園面臨二次被毀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排色彩繽紛的金沙洲新社區，這裡就是廉租房及經適房的所在地。街道寬敞，車輛及人流稀少，絕不像身處廣州。我們跑到一處地陷的樓宇，大樓的地台已經向內傾斜，大門前的樓梯也裂開了。住在地下的居民告訴我們，每逢下雨的時候，雨水就會倒灌室內，向管理公司投訴也不被處理，希望作為媒體的我們「幫幫忙」。問他是否覺得與武廣高鐵有關，他不願意回答，只表示高鐵經過時，他的家會感受到震動，他又說，他只能說眼睛可見的事實，「唔通拉我去打靶」，至於評論，則不敢說了。

他原來居住的地方被政府拆遷，向家人借錢買下此處，與妻子均沒有收入。問他為何不領取社會保障，他說，「為國家慳一啲資源吧」。當然，內地的社會保障政策充滿歧視，領取保障的單位名單，會被張貼於社區的佈告版上，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 大廈傾斜 不如維修?

離開金沙洲新社區，我們跑到隔鄰的、樓齡較高的商品房社區，其中一個在廣州城已經人盡皆知的地方，叫源林花園。有兩棟樓宇因為嚴重傾斜，政府已經接令維修，限居民於本年四月二十日前遷出，維修四個月。我們登上這棟樓宇，樓梯已經嚴重扭曲，外牆及內部的石屎掉下來的一大片，裂縫足以放入一人手掌，天花變形，大部份居民都遷出了。我們走訪其中幾家尚未遷出的住戶，他們表示，政府只是每平方米賠償十元人民幣（每呎約一元），著令他們在這三個月內另找地方居住，但所得的金額並不足夠，亦難以找到三個月的租約。因此，他們寧冒生命的危險，暫住這座危樓之中。

走到花園平台，四位街坊在打麻雀，她們住在兩棟遷出樓宇旁的一座，對不需遷出深感慶幸。她們和大角咀居民的遭遇一樣，之前並不知道武廣高鐵會在她家附近興建，更莫論知道工程對她們樓宇的影響。問她對維修能改善樓宇安全有沒信心，她就深信記者能發揮監察力量，「之前咁多記者來報導，政府唔敢做唔好既。」

有居民向我們表示，當局只打算以灌漿及加鋼板的方法加固樓宇。但觀乎樓宇受影響的情況，似乎這些小修小補的方法，不足以確保大廈的安全。源林花園內的樓宇一棟接一棟的，難保日後不會令其他樓宇的安全也受到影響。

>>> 明日的大角咀?

如前文所言，雖然大角咀的地質與金沙洲的不同，但也不乏隱憂，大角咀的樓宇樓齡較高，區內的居民，也因為政府欠缺諮詢及解釋，不明白日後可能面對的噪音及震動的問題。一些責怪「有人」阻慢高鐵興建進度的議員，也不必再讚嘆內地興建高鐵的神速。武廣高鐵通車了，但沿線鐵路社區面對的問題，將是永續下去，廣州的金沙洲，只是冰山一角的例子。

>>> 關於我們

獨立媒體（independent media）在香港由來已久，自六、七十年代開始已有人籌辦。因為種種環境因素，如法例的約束，相較不少地區，這類的獨立媒體生態仍未算蓬勃；然而，近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個人及小團體也有資源加入這股新媒體的大潮，開拓出一個強調多元、直接參與的媒體時代。

「獨立媒體（香港）」是香港第一個以推動獨立媒體運動為宗旨的組織，而我們於2004年開始創立的「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net），更有幸成為香港其中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獨立新媒體。

>>> 民間媒體，需要民間捐款

我們相信，要保持媒體的獨立性，一定要財政獨立。自2005年創辦以來，我們從未接受過任何政黨和政府的捐款，亦沒有發展商業化的營運模式，我們希望透過個人的捐款，建立一個自主的空間。你可以透過下列途徑捐款：

*** 每月小額捐款 : 數額自定，普遍為$50至$300不等，自動從閣下戶口轉賬，非常方便，有興趣者請聯絡我們

*** 信用卡網上捐款（Paypal）: 見 (inmediahk.net) 首頁，右邊「請捐款」一欄。Paypal是相當安全可靠的網上交易系統，請放心使用。

*** 支票 : 請把劃線支票（連同電郵地址），寄往「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9F，獨立媒體（香港）」，支票抬頭請寫「獨立媒體(香港) 」或「Hong Kong In–media」；

*** 銀行直接過戶 : 請轉賬至恒生銀行 : 221–543853–001，煩請把入數紙（連同電郵地址）寄給我們，以作紀錄。

銀行戶口 : 恒生銀行 221–543853–001
地址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9樓「獨立媒體（香港）」
電郵 : inmediahknet@gmail.com
電話 : 2147–0788

出版資料
聯絡：inmediahknet@gmail.com
版權聲明：本刊物以共享創意（Creative Commons License）非商業、引用出處條款流通。
責任編輯：葉蔭聰
排版：ger
鳴謝：Peggy、葉寶琳、原人、Galileo、陸克武、三巴仔、林藹雲、蕭裕均
印刷份數：5000份
出版日期：2010年6月